

發現香港

陸拾捌

Profile

韋財雄 (Joe)

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畢業。現為斜槓族，身兼變臉藝術家、收音和錄音師、剪接師等多職。Joe生於變臉家族，一門三傑，父親章理群和姊姊章飛雄曾創下變臉102張的紀錄，但Joe不追求數目，到處認識變臉藝術家的故事，注重變臉時中人的感情轉變。4年前開始拍攝變臉紀錄片。

呈現 相隨心變



Joe (圖)說，希望自己的變臉有朝一日能做到每一個變，不是只為變而變，而是讓觀眾看到每一個變，都是一種心境的改變、一種處境的改變。(受訪者提供)

記錄 變臉故事



4年前Joe (圖)開始拍攝有關變臉的紀錄片，記錄自己家族的變臉發展，也到四川及北京等地紀錄變臉大師。(受訪者提供)

四川 拜訪大師



2017年Joe到四川拜師學藝，跟隨川劇大師毛庭貴。之後他訪問了毛老師，收入紀錄片中。圖中背對鏡頭者是Joe，受訪者是毛庭貴。(受訪者提供)

錄音師 遊世界



不做變臉時，他是一名錄音師，喜歡聽項目及電影工作遊世界。(受訪者提供)

民間

韋財雄拜父為師修補關係 變臉王子 光影記臉譜下初心

文 朱一心

「超越前人，突破傳統，踏上國際舞台，都是理所當然的表演；但我相信更重要的是勿忘初心，變出屬於自己的表演形式和風格。」緊隨「相隨心變」的變臉藝術精神，讓觀眾獲得難忘的觀賞經驗。」



(林煥賢攝)

韋財雄是個斜槓族，常在片場工作，有時是剪接師，有時是收音師……久不久總會與同事滿臉驚訝的問他：聽講你是韋氏變臉家族的變臉王子，你懂變臉？是真還是假？韋財雄於19歲時跟隨父親——變臉大師韋瑞群學藝，初時只是希望傳承變臉藝術和修補父子關係。當日子過去，傳承和修補逐漸轉化為探討和欣賞，4年前韋財雄開始拍攝變臉的紀錄片，希望帶出變臉人物情緒變化的角度。

19歲那年，Joe開始覺得父親老了，感到作為兒子應為父親傳承變臉的技藝，同時也透過父子傳子的過程，修補多年疏離的父子關係。「我和姊姊是在單親家庭長大，和母親一起住；我和父親沒怎樣一起生活過，到我長大，很想了解他多一些。尤其是學變臉，是家傳技藝，傳授時沒有第三者在場，兩個人可以交流不同看法，像我和父親對變臉的手法便很不同。」父親氣很大，正是一口氣能變出72張臉，到過世界30多個國家演出的韋瑞群，而姊姊則是著名的變臉藝術家章飛雄。

說到姊姊，他總流露愛慕之情。他說小時候母親替他又愛又怨，他很受傷，有時會哭起來，幸好有姊姊給他解圍：「我少年時有一段時間很迷惘，就算中學後升讀演藝學院，也兜兜轉轉和迷惘，但現在我想事情不同了，過去我放太多情緒在自己身上，多愁善感，我從得某程度是天生的。」

不跟父親「道數」，探討變臉情緒。Joe現在33歲，走過14年變臉的日子，在家族阿大變臉高手下成長的小弟，學習變臉是苦戰戰兢兢？變臉令他如此着迷，這最初的傳承和親子關係，到底他愛上變臉的什麼？這個走過迷惘的大男孩破笑說：「在傳承父親方面，我沒有壓力！因我有家姐頂住，她已在舞台上獨當一面，在舞台上，她較我更有意義。」在變臉藝術方面，我也沒有壓力，因為我不是追求變臉張數的人，我老實變70幾張，我是香港打破老實變100張？這樣變下去，是會悶的。老實變臉的數目那麼多，我是否一直要追下去？這也沒有可能吧！」

變臉源自川劇，以不同臉譜來表現劇中人物情緒的突然變化，或驚恐、或絕望、或憤怒等。變臉是川劇界以為最難的一項特技，一直以來，變臉藝術都是秘密，由師父私下傳授。Joe說：「變臉在舞台上，不是為變而變，而是每一張臉譜，都代表劇中人物內心思想感情。」因為是秘密，所以Joe接受訪問時，也沒有帶臉譜來，怕會露出機關。「我曾在四川看過很棒的變臉大師，我們一般會穿上斗篷，有遮擋，也較好看，但我看過有師傅不穿斗篷，只拿一把扇子或穿上馬甲（像一件背心），就可任人前變臉，內地很多很傑出的變臉藝術家，他們在演出



熱鬧演出

在香港，一般觀眾對變臉是驚訝和欣賞，但Joe說一般人都會不理會折子戲的變臉演出，而是追求更豐富多層的娛樂效果。圖為Joe在一個晚飯酒會演出變臉。(受訪者提供)

川劇折子戲時會變臉，但香港普遍有變臉仍是追求臉譜張數，追求娛樂性。」

無奈香港演折子戲變臉無市場

跟隨父親學變臉，他了解到父親為什麼努力追求變臉張數：「我和父親走近了，才知道到香港時，不是沒試過演出折子戲的變臉，但根本沒有市場，大家只追求你變臉的張數，市場關係，他只好走上愈變愈多的路。父親的時代競爭很激烈，有其他人想挑戰他的張數，有競爭就變更多張臉，一直紀錄下去……現在父親72張的紀錄也是世界紀錄啊！這又變又變變多的變臉，臉譜就也有了故事和意思。這只是一個較簡單，變得多，她不是我人生考慮的範圍。」跟隨父親學藝以後，他發覺變臉其實很複雜，他開始跟隨內地大師的影片，於是透過父親在變臉界的推介，他到四川拜師學藝，也學功架和折子戲，他甚至透過這樣的大師：「可以無遮掩地，在你臉前慢慢的，就變了一張臉，這種表演手法，我到現在也想不到是怎樣變出來的。」逐漸他由傳承和修補關係，演變成探究和記錄這種色彩繽紛的迷人藝術。4年前，他開始拍攝自己家族變臉的發展、內地變臉藝術家以及師徒關係的紀錄片，現在仍在記錄中。

剪接錄音周身刀 成就斜槓族

難得的是，變臉王子竟然也備拍紀錄片。當年入讀演藝學院，他心儀的是「表演藝術」，「怎料收我的是電影電視學院，其中我最想讀導演，但我成績又不夠好，學院又沒給我讀導演，分了我去讀剪接，當然這科也好玩，但最終不是我理想的事情。」剪接課程之後，又分了他去兼修音設計和錄音設計，再加上傳承家族的變臉技藝，成就他現在的斜槓族身分。

變臉的傳承和技藝，主要由師徒和家人代代相傳，面對市場衝擊，有人開始討論變臉的秘密是否也應有知識產權保護。問Joe怎樣看傳承呢？他說：「最重要是傳承的事物，其精神仍在；有些人傳承了技術，但當中的精神扭曲，也不是一種傳承。將來，我的變臉作品不一定要在舞台上，將來，變臉紀錄片也可以作為我的一個演出。」變臉是要好好傳承和保護，難得有香港年輕人理解川劇脈絡，記錄傳承的精神和更新的觀念。」

後記

感慨劇房環境差過難民營

斜槓族Joe公餘興趣也很「跨界」。他說最愛旅行。從他的旅遊見識，感受到香港人生活空間的壓迫。

Joe經常跟隨外景隊，到不同國家拍片，到過許多地方，放下工作，他愛看當地人的生活面貌。「在香港，我去過難民營（主要為阿富汗、敘利亞和伊拉克難民）採訪。」記者一聽到難民營，第一個反應是環境很差嗎？怎料Joe說：「我感覺好過香港的劇房，難民營起碼給居住的人是夠空間生活，有點尊嚴，但我在香港會跟導演拍劇房，細小的空間佈滿生活用品，雞的屎，真像棺材讓人很難夠睡過去。」於是，Joe和記者就掉入了談

論港人生死都住得擠迫，很無尊嚴的話題。就算是食環署近年推出的撒灰紀念花園，也是空間狹窄，設計只重功能，好像家人撒灰的地方僅是一小塊草地，撒灰嘛最好快手快腳撒完，哪有考慮送別至親很想一邊撒灰一邊走在長長的青草地上，盡盡能在出口處看到白花和優雅小路，讓人感到新生命的開始？其他不人性化的還包括諸如沒有桌椅讓家人坐下分一杯哀告的台灣。聽一名備屍師說，曾見過尼泊爾人在食環署的撒灰紀念花園撒灰後，沒有地方讓家人舉行告別禮，他們和親友只好坐在地上，大家喝茶吃餅互相祝福。在香港生活的是帶著各種無奈。」